

· 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 ·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五讲

范敬宜 李彬 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 · 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 ·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五讲

范敬宜 李彬 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不是一般学院派或书斋式的“政治读物”，而是一部别具一格、生动有趣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读本，是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新闻学，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透视新闻传播现象的一次尝试。

书中汇集了我国新闻传播界 15 位专家，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的学术心得和经验集粹。内容涵盖理论、实践、管理等新闻传播的主要方面，理论翔实，案例生动，形式活泼，讲解有趣，具有前沿性和前瞻性。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501256678 13801310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五讲/范敬宜,李彬编.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5
ISBN 978-7-302-15166-1

I. 马… II. ①范… ②李… III.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 IV. A811.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1864 号

责任编辑：纪海虹

责任校对：宋玉莲

责任印制：孟凡玉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http://www.tup.com.cn 邮 编：100084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 热 线：**010-62786544

投 稿 咨 询：010-62772015 **客 户 服 务：**010-62776969

印 装 者：清华大学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85×235 **印 张：**20.75 **字 数：**424 千字

版 次：200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4000

定 价：35.00 元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2770177 转 3103 产品编号：025601-01

目录

1 开场白 / 范敬宜

理 论 篇

17 第一讲 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 范敬宜

新闻界有名望的老同志兼老朋友还悄悄地跟我说：“你开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我说：“是啊。”他说：“这个名字能不能改一改，别叫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叫个新闻基本原理概要。”我说：“我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应该是理直气壮的，不是偷偷摸摸的。为什么不敢那样提呢？”像这样的同志还不在少数，而且他们还是久经考验的，所以年轻的同学们产生困惑一点也不奇怪。

28 第二讲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溯源 / 童兵

十八岁以后，恩格斯按照德国当时的法律要当兵，他就当上了炮兵。依据当时规定，他这种义务兵一天干八小时就行了。他非常荣幸地被分配到柏林炮兵部队，可以在八小时之后去柏林大学哲学系旁听哲学课程。他听当时的大教授谢林讲课，发现了不赞同的观点，就写批判文章在报纸上发表，读者误以为是非常了不起的哲学家写的，而不知道文章的作者只是个炮兵下士。恩格斯有很强的自学能力，他大学都没念过，可你看他写的笔记，包括数学笔记，我们读数学的博士生都未必能看懂，写得非常深。

44 第三讲 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 郑保卫

我和童兵老师是甘惜分老师 1978 年带的第一批研究生。入学后甘老师就交给我们俩一个任务，让我们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9 卷。我们用了大半年时间吭哧吭哧地把 39 卷看得差不多了，还没等全部看完，甘老师又告诉我们说中央马列编译局又编出了后 11 本，你们赶快去看。我们又赶紧到马列编译局把后 11 本看完了，总共是 50 卷。通读了 50 卷，

我们做了几千张卡片，后来出了一本书叫《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年表》，40万字，是人大出版社出的，这是我国第一本专门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的年表式的著作。我们觉得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的报刊活动和新闻思想，非常有收获。

74 第四讲 新闻与政治的四个话题 / 梁衡

前一个月，在路过郑州大学的时候，他们请我讲了一课。讲完以后要回答问题，很多人争着提问，一个非常文静可爱的女同学站着不坐下，很坚持地要提一个问题，结果提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她问，我们国家有没有新闻自由？可见大家的脑子里在转着这个问题。我反问她，你觉得现在有什么不自由？或者有哪一点不自由？她也答不上来。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新闻和政治关系的问题上，大家都很模糊，都觉得是个问题，但又都说不清，或者对现有说法不满意。

95 第五讲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逻辑与内涵 / 张首映

我们不能小鼻子小眼睛地看待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什么真实性啊、新闻的艺术啊等。这些东西说实话我女儿上高二就懂得，我问她新闻最重要的是什么，她说就是不说假话，我看她这句话把新闻什么都说了。如果我们仅仅局限在这个层次上谈新闻就太低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是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的观，是站在整个世界规律的层次上观新闻。

实 践 篇

111 第六讲 毛主席逝世报道后面的故事 / 杨正泉

方明播完第一段后就暂停一下。看着划好的时间，几秒过去后，我一举手，他又开始播第二段。我的那个腿在打哆嗦啊，真害怕会出现什么差错。因为在试播的过程中，方明好几次把“毛主席永垂不朽”播成了“毛主席万岁”，我真担心他在这里又播成“毛主席万岁”。非常紧张呀！

124 第七讲 如何成为一名好记者 / 何平

有三个石匠，人们问他们“你的志向是什么”，三个石匠都有各自的回答。第一个石匠说是为了养家糊口；第二个石匠说是把石头做得精美，成为一个出色的石匠；第三个石匠说是造一座美丽的、宏伟的宫殿。

这个例子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将石匠作为谋生的职业，跟新闻工作相比，就是把记者仅仅当作一种谋生手段，仅仅是为了生存。第二个石匠还是有一定追求的，他想做一个出色的石匠，但是仅仅局限于把石头打造得精美一些，就像记者把稿子写得漂亮一些，虽然也有一定追求，但境界还不够。第三个石匠的回答才算有志向、有理想、有追求，他超越了职业本身的含义，而是按照自己心里的追求和理想去实现一种梦想。我想新闻工作既是一种职业，更是一项事业，一字之差有很大的区别，而这一点又是新闻工作或职业特点中比较鲜明的一点，就是它的事业感要比其他职业更明显、更突出。

139 第八讲 心中有爱有阳光 / 张严平

有同学问我：记者这个职业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我想，每个记者肯定都有自己的燃烧点，而对于我，记者这个职业最让我神往、让我一直停不下脚步的是它让我有机会走进一个又一个优秀的、高尚的、平凡而伟大的心灵之中。正是这样一颗颗心灵，让我领悟着生命的意义，感受着民族的灵魂。我写出他们，不仅让更多的人为他们而感动和受到激励，同时，我的生命也在他们的心灵中得到丰厚的滋养。一个内心有阳光的人，才能感受到我们社会的阳光；一个内心有阳光的记者，才能传达出蕴于千千万万人心中的阳光。深深地感恩记者这一份工作，它让我领悟了太多人生的意义；它让我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始终朝向前进的方向；它让我内心始终充满热爱与阳光……

161 第九讲 用创新思维落实两个面向 / 朱夏炎

《河南日报》大胆尝试，开全国党报先河，每周拿出两个版办“焦点网谈”，把互联网上讨论的热点问题，加上我们的分析和引导，在报纸上刊发。专家认为这个做法“主动扩大了党的舆论阵地，提高了党报的舆论引导能力”，“代表了中国新闻网站和网站新闻的一个发展方向，代表了社会民主政治的一个前进方向”。

去年1月栏目正式开办后，报道了大批受到读者欢迎的新闻。比如关于“芙蓉姐姐”，一个时期曾居各大论坛人气榜之首，网上帖子连篇累牍。我们及时综合了网友的观点，在报纸上刊发报道《网友呼吁：用先进文化占领网络阵地》，发出了党报的声音，及时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引导，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81 第十讲 大记者与大视野 / 翟惠生

国庆节的时候，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次《长征组歌》的重排，中间穿插有朗诵。田华、陈铎、殷之光等大演员走上台的时候，不拿麦克风，那个声音都是气贯山河，给人一种震撼力，一下就能抓住你的心。可现在一些青年演员在和他们同台竞技的时候，显得那么软弱，那么无力。这些青年演员就是嘶哑着声音，拿着麦克风，也出不来那种底蕴。这就是大与小的区别。

传 播 篇

201 第十一讲 漫谈东西方跨文化交流 / 赵启正

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国轰炸之后，一所大学的学生在校园里游行，美国留学生对中国大学生举 V 字手势，中国学生上去要揍他，“难道你胜利啦？”美国学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打我？”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胜利？这个手势在美国意味着 peace——和平。看见中国学生游行，做这个手势是表示“我们要和平，不要冲突”。再看见美国学生做这个手势，请不要揍他，他是跟你说要和平。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217 第十二讲 北京奥运与媒体传播 / 王惠

现在北京已经开始建设我们的非注册记者新闻中心。这个中心将学习悉尼、雅典的经验，并且发挥中国文化的特长，展示中国独有的魅力，将北京的古老与现代结合起来。我们想寻找一个制高点，让他们从这边拍到古老的北京，从那边拍到现代的北京。

235 第十三讲 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与前沿 / 赵月枝

我当年在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出国留学，是国家公费派出去的。跟我同级的国内研究生同学去上《政治经济学》，学《资本论》，因为我是出国预备研究生，所以不用在国内上课，就学英语。我特别高兴，说：你们在国内痛苦吧，我要出去了，我肯定不学这种东西。结果出去后，被老师逼着学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实际上在西方学术界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基础。我今天给大家讲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一个主要分析框架。

259 第十四讲 中国媒介转型的反思 / 胡正荣

咱们现在越来越“去意识形态化”，觉得谁还谈那个，有毛病才谈。其实在国外，你会发现国外的学生学者对这个比我们可强烈多了。他们对什么是政治、民主、政党、自由派、左派右派的，分得极清楚。美国两党的政治价值观不同，但他们的核心价值观是一样的。Soft Power 的作者约瑟夫·奈谈到的软实力是分三个层次的，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我们想当然地以为弄个中国红、中国结什么的，二胡拉一拉就是我们的软实力。那些是挺重要的，但那只是文化的一个符号而已，那个符号背后一定要反映一个什么东西，一个 Meaning，这个符号背后的 Meaning 才能打动人，才是最重要的。

271 第十五讲 新时期：社会发展与媒介变革 / 李彬

一边是香港回归、入世和申奥成功、“神六”上天、三峡工程竣工、青藏铁路通车、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农业税彻底免除、县乡两级人民代表直接选举等，哪个不是“惊天地，泣鬼神”；另一边是三农问题、下岗问题、住房问题、医疗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各类腐败问题等，哪个不是“剪不断，理还乱”。

288 结束语 / 李彬**294 附录****294 学子视点****307 阅读书目(100 种)****317 后记**

开 场 白

范
敬
宜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门课从 2005 年年初就开始筹划，今天终于正式开课。关于这门课程的目的、内容以及安排，李彬老师已经给大家谈过了，我今天就来做一个开场白。

据了解，全国新闻院系里面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一门正式的必修课，目前可能还不是很多。迄今为止，也没有一本系统的权威性教材，有关方面正在组织力量编写，是一个比较大的工程。眼下开设这门课的状况是，一方面没有系统教材；一方面难度较大，既需要科学、准确地阐述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原理，更需要联系实际，联系当前新闻工作的实际和同学思想的实际。这样一门理论性的课程，要使大家喜闻乐见、引人入胜确实不容易。我们学院的领导班子再三研究，觉得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不应该等待，而应该知难而进。党中央多次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统领新闻教学，这是对新闻教育的要求。

今天我主要想给同学们讲讲，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些事情。首先，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要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当前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包括新闻界和新闻院校。比如，为什么其他学科没有这样的要求，为什么历史系不开设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自然科学也没有一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课程等，为什么唯独新闻传播学科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进行统领呢？这是很多人感到困惑的。我还遇到另外一种疑问。有位朋友问我“今年讲什么课”，我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他听了以后就让我说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西方新闻观到底有什么不同。的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要求新闻真实，西方的新闻观也要求新闻真实，要求以事实为根据。再如，我们要求新闻工作要深入实际，新闻工作者要有职业道德等，这些也都是西方新闻学的要求，可能美国的媒体对遵守职业道德的要求比我们还要严格。我有一个同学是新华社的，到《纽约时报》访问，遇到这样一件事情：一天，在总编辑的办公室，一个记者采访回来，拿篇稿子交给总编辑。总编辑首先问他，你今天在那里，他们请你吃饭了没有，他说吃了。总编辑就把那篇稿子哗哗哗撕掉了，说你回去重新采访，再交给我。于是，那个记者非常紧张，又重新去采访，再问他吃没吃饭，他说没吃，这才算过关。可见，国外对记者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那么，中西方新闻观到底在哪一点是根本上不同的呢？

还有一种疑问，有些同学怀疑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效果，担心马克思主

义新闻观会不会很“左”，讲的都是教条，把学生自由的思想都束缚住了，担心学了以后会变得思想僵化。更极端的是，我遇到一位同行，他问我讲什么课，我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他说你别把学生害了。我很奇怪，怎么会把学生害了呢？他说，你要求真实，可能就会得罪人，以后工作就不好做了，甚至有的会雇黑手对付你；你要求遵守职业道德，就会没有钱了，倒是那些不遵守职业道德的人赚了很多钱，你不是害了他们么？他的意思是，如果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搞新闻，就会处处碰壁，格格不入，结果不就是害了学生么。

所有这些模糊的、甚至错误的观点，恰恰从反面说明一个问题，不少人对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性、必要性还不是很清楚。这些模糊的思想都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新闻传播专业有着和其他专业相当不同的特点。它和自然科学不一样，和搞建筑的不一样，它本身具有特别鲜明的意识形态特点，也就是说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其他的学科就没有这么强的政治性，学历史的虽然涉及历史观的问题，也没有这么强的政治性。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以上的错误观点都没有把“我们国家是怎样一个国家”这个根本问题搞清楚。以前，毛泽东有两句话，我觉得现在都是正确的，他是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提到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谓“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新闻传播，它的政治性很强，意识形态性很强，更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统领。我想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到现在并没有过时。既然承认“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么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要的工具、渠道，新闻工作的首要任务就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去教育人、引导人、影响人，如果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不懂或者没有完全学通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观，没有这方面的起码常识，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很好地教育人、引导人、影响人呢？古人有句话说得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你自己都糊里糊涂，怎么能让别人清清楚楚呢？在学校里，我们老师都“昏昏”的，那么怎么能让我们的学生头脑清楚呢？日前，我邀请一位老师来给同学开讲座，他问是什么讲座，我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他说哎哟，这个太难，我自己都不太清楚，怎么能跟学生们讲呢。我就跟他开玩笑，既然这样就更应该讲了，结果他还是没讲。可能，那是他的谦辞，但是说实在的，搞新闻工作的人里，有很多人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未必都搞得很清楚。我跟学生很实在地讲，自己虽然干了几十年新闻工作，但是在准备这门课之前，很多东西自己也是隐隐约约的，不是那么非常清晰。所以，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仅对学习新闻专业的同学非常重要，即使将来走上新闻工作岗位，成为一个老新闻工作者，也是特别重要的。今年的开学典礼上，我说了一句话：重要的是一开始就要把路走正。我们在新闻战线工作几十年，风风雨雨，曲曲折折，虽然其中有的是因为上面的指导思想有错误，但是新闻界自身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牢，推波助澜、火上浇油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性。

我自己到现在为止，做新闻工作已经有 55 年，55 年中我觉得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在“昏昏”中度过的，你们这么年轻，我希望大家能珍惜有效的生长期。

我是 1951 年大学毕业后开始从事新闻工作的，开始是在《东北日报》，当时才 20 岁，因为我毕业较早，自己也觉得风华正茂。那时候，报社里面的大学毕业生还很少，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也就两三个大学生吧，其他都是初中毕业，有几个高中毕业的都觉得很了不起。我自己也很傲视别人。那时候，全国刚解放不久，1949 年解放，我 1951 年毕业，所以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比你们差远了。你们中学的政治课都已经讲了不少这方面的内容，而那时候大学里的新闻系讲授的还是解放前的那一套，还是西方的新闻学，如“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是新闻”等。到报社的第一天，总编辑找我谈话。那时，大学生入社，领导都要亲自谈话。谈话的时候，总编辑问我在大学里都学了什么，我就把大学里学了哪几门课说了一下。总编辑说，现在你正式做新闻工作了，首先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一听，就懵了，什么是立场、观点、方法，我就说，你慢点说，我记不下来，我不知道立场、观点、方法的顺序该怎么排。对那些老革命来说，这些都是日常挂在嘴边的东西，而自己还一无所知，那时我就是这种状况。这个事情后来成了我的一个笑柄，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都被报社的人认为，这个范敬宜政治上太幼稚。这个印象一直到我插队下放，接触了很多实际以后才改变。回去以后，他们都说范敬宜变了一个人似的，要刮目相看了。总之，我是经历了好多政治风浪，呛了好几次水，才比较深刻地懂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新闻工作者的重要性，才比较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指导自己的实践。

其实，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我认为主要是解决“立场、观点、方法”问题。以前，我连这三者的次序都排不下来，而通过几十年的新闻实践，才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导我们的新闻实践，来科学地、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一个新闻工作者到底是做什么的？对此，中外的新闻传播理论都有各种表述。比如，“风向标”，就是指示风向的；“领航员”，就是站在船头看水流，看风向的；“瞭望哨”，就是站在轮船的顶上、桅杆上，瞭望前方的风云有什么变化，现实世界非常复杂，犹如风云变幻的大海，有时风平浪静，有时波涛汹涌，新闻工作者就是站在船头上的“瞭望哨”，等等。很多同学都知道成都的诸葛亮祠堂前面有一副对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这副对联寓意非常深刻。打仗不是仅仅靠武力，主要是攻心，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真正懂得军事的人，不是一个好战的人，不是一个仅仅懂得用武力的人。下联讲的“不审势”，是不能审时度势的意思，不能了解和观察时势则“宽严皆误”，就是说政策不管是宽还是严都是错的。这两句话非常深刻，它不仅是对政治家的要求，也是对新闻工作者的要求。我们不是经常说“政治家办报”吗？政治家办报是什么意思？主要的一点就是要审时

度势，正确地判断形势。有的同学也问过我，新闻工作最重要的本领究竟是什么？我就问，你们说说是什么？有的说是深入，深入采访，深入观察；有的说，不怕吃苦，不怕危险，譬如像伊拉克战争时的新华社记者唐师曾；有的说是拥有新闻敏感；有的说要有非常高超的写作能力、反映事物的能力，能够捕捉别人意想不到的新闻……这些看法应该说都不错，这些新闻本领也都很重要。但是，仅仅如此还远远不够，我认为新闻工作者最重要的本领是“判断”。这是我在几十年的新闻工作中总结出来的，如果压缩到一点来说就是能够判断。特别是在重大的事情上、在特别的形势面前、在某种事情众说纷纭的时候，新闻媒体究竟应该站在什么立场，怎么判断是非，采取什么态度，如何进行报道等等，这些才是对新闻工作者最严峻的考验，如 1989 年的北京风波。这个事情来得很突然，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认识呢，这在史上都是特别严峻的考验。判断需要眼力，我们眼力不够，就要借助望远镜和显微镜，既要看得远，又要看得细。而这个望远镜和显微镜，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我们先来讨论立场，就是新闻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我们看京剧《沙家浜》里的伪军，叫做“忠义救国军”，这就是他们的“立场”，他们的真正立场是见不得人的，于是打出这样貌似堂皇的旗号。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完全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就讲道，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所以，共产党的立场都是明明白白的。我们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要反对剥削、压迫，这些意思无不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不像有些政治党派那么遮遮掩掩，曲曲折折。共产党人从来不隐讳自己的立场，反对什么、赞成什么从来都是旗帜鲜明的。这一点和西方媒体截然不同。“propaganda”是英文里的“宣传”，他们对宣传工作是耻笑的，认为宣传是很可耻的，所以从来不讲“propaganda”，以表示自己的新闻报道是“客观公正”的，而实际上他们的立场非常鲜明。下面我就讲几个故事吧。

《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跟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了，《纽约时报》没有发过什么正面报道，绝大多数报道都是负面的。比如，报道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打砸抢，发生了自然灾害，死了人等，都是这些东西，而我们的成就是从来不提的。周总理在日内瓦大会上的精彩讲话，他也只是摘取几句。周总理不是讲，“我们之间没有铁幕，我倒是看到有些人在我中间施放烟幕”吗？这些话多么精彩，他们都不报道。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朝鲜战争期间双方开始谈判的时候。当时美国的大小报道都刊登了一张照片：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坐在那里，看不见头，只见一只手。手里是什么呢？原来是一支派克笔，标题是“看来中国共产党人同样崇拜美国物质文明”。他们就对一只手拍了特写镜头，一个用派克笔在签字的手。那支派克笔哪儿来的？很可能就是一个战利品，但西方记者抓住这一点，就大做文章。

几年前，我还在《人民日报》时，一次有个美国代表团到北京来，同时访问人民日报社。我们谈了半天，临走的时候《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看到墙上有一幅照片，画面上是江泽民

同志视察人民日报社时的合影。他就问我，当时江泽民主席谈了什么？那个时候他们都要走了，我哪儿能跟他说那么多呢？于是，我就说了一句，江泽民主席让我们把《人民日报》办得更好。他说，这样的话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都会说，我们《纽约时报》则是按照和领导人所说的相反方向去做。他感到很自豪，觉得他们可以不听总统的，他们有独立性和新闻自由。我笑笑说，我相信你说的话，但是如果是你们董事长的话，你是不是也不照他的话做而是照着相反的方向去做呢？他笑了。我说，这个问题讨论一天也讨论不完，咱们就不讨论了吧。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事情？因为，董事长的话他们不敢不听。有一次我去韩国的《经济新闻》访问。那是一家大报，它的总编辑领我们去拜会总理。会见的时候，他显得非常傲慢，总理和我们讲话，他跷着二郎腿，心不在焉地坐在那里，以显示他们的自由。可是，到了晚上，他们的董事长来了，他就变得毕恭毕敬，亦步亦趋地跟着我们。董事长听说今天报纸上报道了一个什么问题，很不满意，拿过报纸来，用签字笔在上面哗哗地划了几笔，啪的一下扔给他，这位总编辑诚惶诚恐地接过来。这就是他们的所谓独立性和新闻自由。总理因为不能直接管他们，所以他们可以带搭不理，但是董事长是他们的老板，所以他们不得不恭敬听命。这就是他们的立场。可见纯粹客观的立场是不存在的，只有隐蔽和公开的区别。

第二，我们谈谈观点问题。所谓观点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就新闻而言，站在不同的立场、对不同的事物，就有不同的观点。苏东坡有首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讲的也是这个道理。我写过一篇文章，讲山里人和山外人有不同的观点。你去旅游，看到山是多么的雄伟壮观，多么的美；可是山里的人天天都生活在那，他看到的就是满地的烂石头、树杈子，走路还不方便呢，希望将来有条柏油路，能够通车。这二者想得就完全不一样。杜甫的《望岳》最后一句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他站在山上，看到的是“众山小”；而站在山下的人呢，就会觉得山很高很大。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观点非常多，简而言之有那么几项要点：首先是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这是新闻工作者最重要的责任。中央一直在强调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而这一点也往往是我们经常遭到非议的。比如，有人可能会说为什么要引导？新闻工作主要是摆事实，反映事实，让群众从事实中去懂得道理，为什么要去引导？人家外国的新闻就没有引导，人家就是反映事实，引导属于主观的东西，属于强加给读者或观众的东西。这些想法、说法或看法，猛一听似乎是那么一回事，其实深究起来则不然。为什么要引导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我们的国情。我们有十几亿人口，其中绝大多数知识水平较低，认识事物的能力较低，这种国情决定了我们的新闻工作需要进行引导。另外，外国人是不是真的就完全不讲引导呢？我也问过一些外国的记者，你们有没有引导这个词？他们说，英语里的“leading”、“guiding”等其实都是引导。实际上，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引导的情况。

比如,我们从小到大都是处在各种不同的引导之中。譬如,哪个地方的路是对的,哪个地方是要走弯路的。我们写每一篇报道都应该考虑社会效果,考虑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是有利还是有弊,特别是对我们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是有利还是有弊,这些问题一定要非常的清醒,不能图一时的痛快。年轻人总是喜欢痛快,有的时候图一时痛快,却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总之,我们一定要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温家宝总理前年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总编辑唐尼的采访,唐尼说:请问总理,您对1989年动乱怎么看?温总理回答得很巧妙,他只是说:我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理,目前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国家的稳定,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13亿是个非常大的数字,如果好的事情除以13亿,到每个人的手上只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如果坏的事情乘上13亿就不得了了。这番话一直对我都很有启发,我想同学们也会有同感。我们有时候不大想到,一些好事情比如有几个亿发下来,摊到13亿人口,一个人才能摊多少钱,13亿人口花13亿的钱,摊到每个人头上才一块钱。可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比如大的动乱或者什么的,13亿人要是不稳定国家就危险了。

温家宝总理在回复我们李强同学《乡村八记》的信中写道:“从事新闻事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而责任心之来源在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深的热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用心观察、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作文章。”他提到,新闻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前两天,我看到有的都市报,30多个版面,从头到尾,全是事故、凶杀、跳楼、着火、煤矿爆炸等内容。这些内容是不是事实?是事实。可是每天长篇累牍都是这样的内容,对广大读者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我有一天问我们的一个同学,你看到这些内容有什么反应。他说,刊登的都是“绝望新闻”。如果每天我只是看报纸,不跟我们的学生接触,仅凭报纸上的报道对大学生得出的结论就是:脆弱、生活不能自理、不会洗衣、不懂传统礼貌习惯、跳楼等等。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国家还有什么希望?那些不负责任的娱乐化报纸,成天报道的都是这些内容,它们是不讲导向的。没有一种正确的舆论导向行吗?全国的报纸都这样行吗?这些报刊根本不讲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一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就说都是那一套,但如果具体问他们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究竟是什么,他们又未必知道。

轰动一时的对中国啤酒甲醛过量的报道,给我们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损失,而这篇报道是出自《环球时报》,也就是人民日报社所属的子报。发这个稿子的是一名年轻人,我还认识,他没有什么目的,只是看到某处刊登了,也就跟着发表了,他根本不知道这篇报道的利害关系。由于《环球时报》是《人民日报》所属的报纸,所以国际上就拿这件事情大肆宣传。结果,就是因为一时轻率,给我们造成多少亿的损失啊。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实事求是,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和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换句话说,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事物,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原则。新闻的真实性,就是要求我们以事实为基础和依据进行报道,它的实质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

持唯物论的反映论,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如实地反映事物本来面目。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工作历来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反对虚假新闻。现在虚假新闻确实成为一大问题。我们刚做新闻工作的时候,这方面的教训是很多的。我自己就因为一个新闻受了处罚,先进工作者也被撤了。有一年,辽宁省举行文艺汇演,各地的企业、机关等都集中到省会来演出。开始演出的时候,省委发现有家纺织厂的文艺活动搞得比较好,领导就打电话给我,让《辽宁日报》文艺部发一篇有关他们的报道。可是,这时候已经有点晚了,演出都开始了。按照规定,要报道一个单位的活动,必须派记者到现场去采访,得到厂里去采访,可那时候交通没有现在方便,没办法,请示领导后,采取一个折中办法,去采访一下领队,他就在省会。于是,我就去采访那个厂文艺演出队的领队,那个领队特别能说,说得天花乱坠,说他们那边的歌咏活动搞得如何红火,平常车间里到处都能听见歌声等等。当时,我经验不足,就照着他说的写,结果报道见报后马上接到纺织厂的来信,举报说那个记者根本没有来我们厂采访,他怎么能够这样有声有色的报道呢,这完全是“客里空”。来信还说,我连一些基本的东西都不懂,那时候车间纪律非常严明,而我的报道标题叫《车间处处闻歌声》,车间怎么可能有歌声呢?当时单位正好在评先进工作者,我已经评上了,由于这篇报道就给刷掉了。这样的教训,让我记了一辈子。这个事情现在看起来也许算不上什么大事,既然领导同意间接采访,好像情有可原。即使如此,其实也不行,因为违反了新闻最基本的真实性原则,我们党的新闻工作者在作风上要求非常严谨,一点不能马虎。当然,后来这种好的传统逐步被破坏,令人痛惜。

对这种传统的破坏,主要是从“大跃进”时候开始的。那时,提出很多荒唐的口号,在报纸上和广播里宣传,像“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什么的,这完全是唯心主义的,客观事物都有一个极限,这种口号的说法好像人的意志能决定一切。当时《人民日报》的通栏标题有“某某地方亩产水稻 13000 斤”之类的文字。袁隆平如此辛苦地改进水稻耕种,经过 20 多年奋斗,才达到亩产 2000 多斤。那时候很多农业专家也认为 13000 斤很荒唐,但是遭到批判,认为他们思想右倾,没有雄心壮志。报纸上还解释为什么亩产能达到 13000 斤,这些荒唐的事情居然都出现在报纸上。再如,前不久去世的爱泼斯坦,他是斯诺的同时代人,入了中国籍的,他对现在新闻界的虚假报道深恶痛绝。他特别反对现代的报告文学,说报告文学可以绘声绘色、加油添醋。有一天开会时,他问我:“小范,现在是不是可以随意假冒情景?”我说我认为不可以的。他说,有一个记者采访他,写了篇文章叫《爱泼斯坦的爱情生活》,后来到处转载。文章说,爱泼斯坦和其夫人的结合是宋庆龄做的媒,他们结婚的时候,宋庆龄到场祝贺,还管他叫“小爱”。这个错误的原因,首先是因为记者不懂外语,爱泼斯坦是他的姓,怎么能叫小爱呢?爱泼斯坦说,他发现这篇文章有 16 个情节都有差错,这是五年前的事情。现在这样的事情还在不断出现,所以我们一定要下大力气杜绝虚假新闻。因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真实性,一切从事实出发,不能弄虚作假。

第三个问题就是方法。立场对头，观点正确，还要注意方法。方法是到达目的的手段，如果方法不对头，如果表达不准确或表达得不好，缺少艺术或缺少技巧，即使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也达不到目的。所以，马克思主义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体。你不能说，只要我的动机好，效果好不好没关系。这可不行，你不能把动机和效果分割开来。现在，我们一般讲动机正确的比较多，但是效果如何有时候就不大注意，这是新闻宣传中的一大缺陷。立场、观点正确不一定能达到新闻宣传的目的，还必须讲方法、讲艺术，否则可能适得其反。以前毛泽东一直讲注意工作方法，讲过河必须有桥。如果没有桥，或者桥不牢固，那么同样过不了河，同样到不了目的地。正确的方法涉及的问题比较多，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都讲到。今天主要讲两点，一点是实事求是，一点是讲究艺术。

大家都知道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灵魂。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第一个就是讲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用事实说话。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门科学，科学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老老实实，来不得半点虚假。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同样也是这样。马克思说过，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女孩子，新闻同样不是任人打扮的女孩子。毛泽东也曾讲过，共产党人靠什么吃饭，就靠实事求是吃饭，不靠教条、不靠吓人吃饭。总之，实事求是是共产党人的一条新闻原则。当年，西方都承认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所报的新闻是准确的。《人民日报》也是一向有很高的威信，并可以把《人民日报》当作党的文件，而这种权威就来自真实。当然，50年代以后，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后，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遭到严重破坏。应该说1958年是建国以后人民精神焕发的年代，中央提出来的口号不免过高地估计了人民运动的积极性，毛泽东对当时的形势也过于乐观。本来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是比较谨慎的，一步一步往前走的，本来工商业的改造需要十余年才能完成，农村改造也得十几年才能完成。结果一敲锣，一打鼓，一上街游行，几天就完成了。荣毅仁那样的大资本家，一夜之间就把资产都交给了国家，都变成了公有制。对客观形势过于乐观的估计，再加上新闻工作者那时候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结果造成上上下下的“浮夸”。比如，建一个小水库，没有十年八年是建不起来的。后来说不行，太保守了，那时候叫“小脚女人”，毛泽东批评“小脚女人”摇摇摆摆。当时，谁要说速度太快了，谁就是右倾保守主义。有几个高级干部都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后来变成右倾主义分子。一个小水库起码要十年八年建成的，结果一年就建成，后来一年建成还嫌太慢，就半年建成，再后来两个月建成，最后干脆一个星期建成。这些方面，新闻工作者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造成很大的损失。1962年回过头来总结这一段经验时，毛泽东讲了“大跃进”的错误，党中央负百分之五十的责任，《人民日报》负百分之五十的责任。“大跃进”主要是中央发动的，《人民日报》仅仅在传达中央的意思，所以大家不太服气。但是想一想，《人民日报》所起的火上浇油的作用确实也不小啊。这样的状况到了“文化大革命”，就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大跃进”的表现特征为“浮夸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表现为“假，大，空”。一是新闻造假。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可以捏造或制造假典型。大就是大而无当，空就是空洞无物。现

在，虚假新闻还是大量出现，屡禁不绝，有些假新闻对国家的政治、经济都造成巨大的损失。另外，就是任意夸大、拔高，甚至虚构。结果，往往是被赞扬的好人，一登报就完了。由于记者的夸大描写，人家就以为是他自己吹牛，所以报一个夸一个。你们看过徐迟的《歌德巴特猜想》吧，曾经评价特别高的，确实也写得不错，写陈景润的，一个杰出的数学家。但是，事后发现很多都经不起推敲，原来都是合理想象的。合理想象这个话就不对，写小说可以想象，但新闻报道应该是每个细节都有根有据。合理想象太容易了，气不够，神仙凑。一些先进典型、先进经验，登出来以后往往成为“墙里开花墙外红”，外面名气很大，而熟悉他的人看了都撇嘴：他那点事，我们还不知道吗？还把他写成一朵花！关于合理想象和任意夸大，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一段时间，某个先进人物去世了，报道上几乎都有“江涛呜咽，松涛悲鸣，在某某大地上响彻了一个声音，你在哪里？”这种夸大使人感到特别别扭，有多少人死了以后能响彻一个声音——“你在哪里？”这种东西就很不真实。现在，报道的模式化越来越严重，从领导讲话到经验介绍都是如此。正好今天接到一个单位一年的工作总结，我一看很能代表当前的一种趋势、一种套路和模式，一连串的以什么为根本，以什么为载体，以什么为重点，以什么为起点，以什么为动力，等等。这种文章太造作了，按毛主席的话说就是党八股。我希望你们别沾染这样的文风，别把你们本来新鲜活泼的文风给败坏了。上面说的这些情况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有人以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其实不对。你看马克思的文章那么尖锐，那么生动，那才是实事求是。

第二点是讲究艺术，讲究技巧。我先说说总理谈《乡村八记》里的四个用心：用心观察，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做文章。为什么讲话要用心呢？所谓用心讲话，用心做文章，就是说不但要有好的观点，而且要有好的方法。我最近到安徽去了一趟，昨天刚回来，讲了一课，题目就叫《用心实践三贴近》。新闻工作每天都面对千千万万的读者讲话，面对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知识结构的群众说话。所以，首先要了解他们，要学会讲话，讲群众想听的话，讲群众爱听的话，讲群众能够接受的话，讲群众能够相信的话，讲群众听得进去的话。语言是不好学的，这里不仅仅是一个技巧问题，主要的还是思想方法问题。

关于语言的重要性，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同样的一句话，说得好可能使国家兴旺起来，说的不好就有可能亡国。这种情况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有。语言是要学习的，是不容易学习的。不单是要向书本学习，而且更重要的是向群众学习。这个群众是各种各样的群众，有高的层次，有低的层次，不管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向他们学习，他们的语言非常丰富，非常生动。

我经常喜欢打的。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人称业余政治家。你坐在那里听吧，他可以给你评论各种各样有意思的事情。我主要听他们的语言，听他们怎么表达。有时候听到他们的一句话，我就会写成一篇文章，这样的事情比较多。不久前，我打的回家，司机把车停在我家的院门口。那个院子住的都是部级以上干部，还有卫兵站岗。他看看院子，再看看我，有点不大相信，然后恍然大悟：“哦！我明白了！你过去是个头儿！现在是个老头